

从战国楚简看通行《周易》版本的价值

林忠军

(山东大学 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作者通过比较今本和楚简《周易》,认为战国楚简与今本《周易》无论是卦符、卦名,还是卦爻辞,整体内容和文辞意义都没有很大的差别。今本虽然经过后世整理,但是文字上仍保留了许多与战国本完全相同或意义相同的文字,这种今本与战国本相关联的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今本仍然是《周易》各种版本中最重要版本,今本整体上优胜于战国本和其他本,其权威性并没有因为近几年许多《周易》文本的出土而削弱和动摇。当然,今本并非十全十美,个别地方仍有错误,不必盲目崇拜。还有个别字的意义,今本不如战国本更清楚。

关键词:楚简《易》;今本《易》;价值

中图分类号: B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882(2004)03-0016-05

Viewing the value of the current version of *Zhouyi* by comparing it with the version of the bamboo slips of Chu

LIN Zhong-jun

(Center for Zhouyi &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By comparing the *Zhouyi* of the current version and that of the bamboo slips of Chu,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re is no sharp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versions, no matter in the symbols, names of hexagrams, remarks affiliated to the hexagrams and lines, or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characters. Though the current version resulted from the sorting out in the later dynasties, it preserved a great number of characters identical to those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or synonym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versions indisputably demonstrated the current version in general is still the most important one and superior to the version of the bamboo slips of Chu and other versions, and its authority was not weakened or undermined by the excavation of other versions. Surely, the current version is not a sheer perfect one and should not be blindly admired, for there are still some mistakes in it, with some characters not clearer than those in the version of bamboo slips of Chu.

Key words: the Yi on the bamboo slips; the Yi of current version; value

近期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战国楚竹书》(三),首次公布了楚简《周易》,使几千年的战国《周易》重见天日,虽然楚竹书《周易》不完整,“总五十八简,涉及三十四卦内容”(第133页)^[1],但它却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周易》最早的版本,它的发现在易学史上

收稿日期: 2004-05-08

作者简介: 林忠军(1960-),男,山东莱阳人,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具有重要意义,为我们研究先秦《周易》版本和《周易》版本演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周易》通行本出自汉代费氏古文本。在汉代,《周易》主要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立于官学的今本《易》,即由汉初田何传授,施、孟、梁丘等人使用的《周易》版本;一个是民间流传的古本《易》,是由费直传授,东汉马融、郑玄、荀爽等人使用的本子。根据《汉书》记载,由于《周易》为卜筮之书,免于秦代焚书之灾,这两种版本除了书写不同,其重要差别只在于其一脱去“无咎”和“悔亡”。《汉书·艺文志》云:

及秦燔书,而易为卜筮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论于室、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惟费氏经与古文同。

东汉后,古文经流行,《后汉书·儒林列传》云:“建武中,范升传孟氏易,以授杨政,而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融受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自是费氏兴,而京氏遂衰。”在古文易流行之时,官方经过了几次大的校书,章帝亲自在白虎观召开包括易学在内的经学讨论会,“考详异同”。并下诏令高才教授古文经传,“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后汉书·儒林传》)^[2]安帝博选诸儒及五经博士刘珍、马融等于东观,校订包括《易经》在内的五经及其它文献,“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据今人金德建考证,此次校书是把今文本校定成古文本。(第261页)^[3]而灵帝“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用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但此次校刊的熹平石经是今文。经过汉儒整理和校勘,《周易》今古文版本不会有差别,唐代取王弼易为官学而为之疏,古文《周易》定为学界一尊。在疑古惑经影响下,宋儒有改经之习惯,但经清阮元等人校勘,《周易》古本成为今之标准本或通行本。很少人对于《周易》版本提出质疑,直到民国疑古之风兴起,学者对于个别文辞无法解释时怀疑《周易》经文有缺漏文字存在,遗憾的是未见到出土的文献。前几年马王堆帛书《周易》出土,成为学界能见到最早《周易》版本,《周易》版本问题又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帛书《周易》的不同卦序和不同文字引发学界热烈争论。但是对于版本中许多问题很难说清楚,近期公布战国楚简《周易》,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周易》版本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

战国楚简《周易》与今本《周易》无论是卦符、卦名,还是卦爻辞,整体内容和文辞意义没有很大的差别。就符号构成而言,战国楚简与今本、帛书、阜阳简在写法上存在差别,战国楚简本符号是由八一构成,今本符号是由--一构成,而帛本符号是由𠄎一构成,阜阳简符号是由 八 一 构成。虽然写法不尽相同,但其意义完全一致。因此我们同意王明钦、廖名春先生等人的看法。王明钦在研究了数字卦和王家台《归藏》符号后指出:“如果说,商周到战国时期,仍属于数字卦,其中‘一’、‘六’、‘八’仍表示着数字的意义,那么到了秦汉时期,它们就已经从表示数字的意义上脱离出来,变成了单纯表阴阳的符号。马王堆帛书《周易》以一表示阳爻,以𠄎表示阴爻,若这两种符号仍代表‘一’和‘八’的意义,其占断之辞就不可能出现‘初九’、‘六二’等语,而相应的应该是‘初一’、‘八二’等等。因此,这里的八,当与王家台秦简和阜阳汉简中的 八、八一 一样,都是代表阴爻的符号。可以说,秦汉时期八卦符号中的一与 八、八(或八)就是今本《周易》通行的阳爻一和阴爻--的前身。八和八的区别本身很小,八的两笔略分开就成了八,而将八的两笔拉平便成了--。”^[4]廖名春先生也有同论:“这和书写形式是有关的。竹简或帛书上的行栏很窄,像今本那样,写作--,中间断开的部分容易模糊而连成直线,易与阳爻一混淆,而作 八 或 𠄎,与阳爻易于区别。

因此,阜阳简阴爻作八,帛书阴爻作八,并不一定与数字有关,而是为了突出它与阳爻的区别,对今本的‘- -’形加以变通的结果。”^[5]由此,我们也有理由把战国楚简阴爻视为与今本阴爻同等意义。

从文字上看,今本与战国本大致相同,尤其值得说明的是,有许多文字战国本同于今本,而不同于帛本,如:战国本和今本《周易》中所有的“孚”、“遇”、“上”字皆相同,而帛书“孚”作“复”字,“遇”作“愚”(或“禺”)。“上”作“尚”。又,战国本和今本遯卦九三皆作“係遯”,“畜臣妾”。“係”帛本作“为”,“臣”帛本作“仆”。战国本和今本睽上九皆作“见豕”,而帛书作“见豨”。战国本和今本蹇初六作“来誉”,而帛本作“来輿”。战国本和今本蹇上六作“来硕”,帛书作“来石”。战国本和今本夬九三作“君子夬夬”,帛书本作“君子缺缺”。战国本和今本姤初六作“繫于金柅”,而帛书作“繫于金梯”。战国本和今本革卦辞作“用大牲”,帛本作“用大生”。战国本和今本困卦九五作“利用祭祀”,帛本作“利用芳祀”。战国本和今本遯六二、革初九作“黄牛之革”,帛本作“黄牛之勒”。战国本和今本革六二作“乃革之”,而帛本作“乃勒之”。战国本和今本井作“改邑”,帛本作“莧邑”。战国本和今本既济九五皆作“东邻杀牛”,而帛本作“东邻杀牛以祭”。

从文字意义看,虽然有许多地方用字不同,但字义相同。战国楚简《周易》使用了不同于今本的字,如卦名虬(蒙)、币(师)、参(豫)、蛊(蠱)、亡忘(无妄)、大埵(大畜)、欽(咸)、豚(遯)、揆(睽)、訢(蹇)、解(解)、敏(姤)、菴(井)等及卦爻辞中的卿(亨)、冬(终)、晶(三)、罗(离)、又(有)、僮(童)、是蜀(蹢躅)、攸攸(逐逐)等,这些字或是古字,或音同或音近或字形相近与今本可以假借。如“虬”音读“蒙”,《经典释文》云:“虬,莫江反,又音蒙。”虬、蒙音同义通而假借。《诗·邶风·旄丘》:“狐裘蒙戎”,《左传》僖公五年引做“狐裘虬茸。”《史记·晋世家》引作“狐裘虬茸。”币,阜阳汉简同,今本作“师”。“币”,其字型同于“师”左偏旁,与“师”通假。《说文》:“师,二千五百人为师,从币从自。”卿,今本、帛本、阜阳简皆作“亨”。濮茅左云:“卿,古‘饗’字,甲骨文、金文、简文的字形都象两人相对而饮,《说文·食部》:‘饗,鄉人饮酒也,从食,从鄉,鄉亦声,许两切,’通亨。”(第139页)^[1]卦辞也有不同的字。如小过“飞鸟罗之”,帛本同,今本作“飞鸟离之”。罗离相通,《方言》云:“罗谓之离,离谓之罗。”是罗、离声转义同。其它通假字和古今字学界已有人作过研究,兹不赘述。

有个别地方用字与今本不同,但字义相同或相近。如币(师)卦上六“启邦”,帛本也作“启邦”,同于今本“开国”。蹇(谦)上六“征邦”同于今本“征邑”。比卦六四“亡不利”,今本和帛本作“贞吉”。

由此可以看出,今本虽然经过后世整理,但是文字上仍保留了许多战国本完全相同或意义相同文字,这种今本与战国本关联的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今本仍然是《周易》各种版本中最重要的版本,其权威性并没有因为近几年许多《周易》文本的出土而削弱和动摇。

但是,战国本与今本除了在用字和字义上一致外,也有个别地方存在着一些差异。这些差异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战国本有少字者,如,今本讼卦九二“归而逋”,帛本也有“而”字,战国本作“归肤”,无“而”字。今本和帛本比卦六二作“贞吉”,战国本无“贞”字,今本、帛本和阜阳汉简比九五爻“王用三驱”,楚简作“王三驱”,无“用”字。今本和帛本咸上六“咸其辅颊舌”,战国本无“其”字。今本和帛本恒卦卦辞皆有“利有攸往”,战国本无“利有攸往”。今本和帛本蹇卦辞皆有“贞吉”,战国本无“贞吉”。今本和帛本解卦六三皆有“贞吝(閼)”,而战国本